

记忆中的童谣

■陈向阳

夏日的村道格外漫长,我正从榕树下走过,脚步被一阵温软低语牵绊。抬眼望去,不远处的石阶上,一位老妇人抱着个襁褓中的婴儿,正轻轻拍抚着。她微微佝偻着背,低垂着头,几乎贴在婴儿红扑扑的小脸上,口中絮絮不休地吟哦:“掌头掌圆圆,剃头毋免钱,掌来掌去袂受气,掌阿团仔头壳圆……”

那声音低柔绵长,如温热的泉水流淌,又似被岁月浸透的绸缎轻轻拂过。她布满风霜的手指,正温柔地、一遍遍摩挲着婴儿细软如初生鸟羽般的头顶。动作里有那样一种近乎虔诚的轻缓,仿佛掌心下不是小小的头颅,而是一个新生的月亮,一枚需要用最柔软的丝线去缠绕的珍珠,一颗等待被唤醒的种子。

“掌头掌圆圆……”这熟悉的调子,仿佛一把钥匙,猝不及防地旋开了我记忆深处那扇尘封的门扉。无数个被遗忘的夏日午后,骤然带着潮润的气息汹涌而至。这声音并非源于与我血脉相连的阿嬷,它只是巷陌间偶然飘来的片段。然而,它那温存而奇特的韵律,却像一个古老的密码,一旦被念诵,便足以唤醒沉睡在灵魂深处、那些被时光模糊了面容的摇篮曲。

童谣里的“剃头毋免钱”,在如今的孩子听来,或许已如天书般陌生费解了。可在我幼时的村道上,剃头挑子的铜铃和吆喝声,曾是黄昏最寻常的背景音。剃头师傅担着沉甸甸的挑子,一头是烧水的炭炉铜盆,另一头是装着剃刀、剪子、木梳的抽屉和供人坐稳的折叠木凳。那铜盆里热水氤氲的热气,剃刀刮过青皮发出的“沙沙”声,混合着皂角的清冽气息,便是我童年嗅觉与听觉里,一份难以磨灭的市井记忆。剃头挑子悠悠穿巷过弄,剃头师傅的吆喝声带着一种世代相传的抑扬顿挫:“剃——头——喽!”那声音被巷弄的墙壁碰撞、拉长,最终消散在炊烟袅袅的暮色里。想来,剃头师傅在剃完一个圆溜溜的小脑袋后,或许真会笑呵呵地摆摆手,免去那几枚“铜板”,权当是给这新剃的“圆月”添一份彩头。这童谣里的“毋免钱”,便成了那个年代一种朴拙而温暖的市井人情,一种对稚嫩生命的无声祝福。

许多年后,我在喧嚣的街头,于行色匆匆的间隙,瞥见一位年轻母亲推着婴儿车。她俯身对着车中哭闹的小人儿,口中竟也下意识地轻轻哼起:“掌头掌圆圆……”那一刻,我心头一震,仿佛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,蓦然嗅到了童年村口那株老榕树的清芬。这穿越了时

间尘埃的古老歌谣,竟如此顽强地附着在新的生命上,成为新晋母亲们下意识的口头抚慰。这低语,早已超越了哄睡的实用功能,它更像一种无声的印信,一种血脉深处悄然延续的密码,将一种关于“圆满”的古老祈愿以最温柔的方式烙进一代又一代新生的灵魂里。那母亲哼唱时眼中的温柔,与当年石阶上老妇人的神情别无二致,仿佛这童谣本身便是一个无形的襁褓,包裹着代代相传的体温。

我忽然领悟,这看似简单重复的“掌头掌圆圆”,其真正的魔力,或许并不完全在于那些具体的词句。它更在于那双手的摩挲——那掌心传递的温热,那指腹带着无限怜惜的、一遍遍描绘“圆”这个完美形状的动作本身。那是长辈以肌肤相亲的方式,向懵懂婴孩传递的最初的宇宙图景:头颅要圆,人生要圆满。那掌心温热的抚触,便是最初的启蒙,无声地告诉这初来人世的小生命:你的存在本身,就是一个被祝福的、值得被温柔以待的圆。

一代人轻声哼起,另一代人便在这歌谣的暖巢里悄然睡去,又在未来的某一天,对着新的生命,重新唤醒这沉睡的音符。如此往复,永无绝期——这童谣本身,便是一个古老而温暖的圆。

再见咖啡屋

■金惠

电波里传出《走过咖啡屋》和《想你的时候》这两首歌曲,最后主持人说,纪念刚刚离世的歌手千百惠,顿时觉得有些伤感。这些歌曲伴随我们走过少年时光,也是我去KTV必点的曲目,如今再次响起的旋律,承载了我们的青春回忆,让我的记忆随风飘散。

记得上初中的时候,哥哥买回的磁带,有小虎队、伍思凯和千百惠的歌曲。妹妹喜欢欢快的带点动感的音乐,喜欢听小虎队的《青苹果乐园》《星星的约会》等,这些都是旋律欢快,歌词充满青春活力的歌曲。而我却喜欢千百惠的柔美音乐,一曲《走过咖啡屋》就像在听一个故事,而千百惠的声音如同咖啡的香醇气息,一

段段歌曲,都是一段段难忘的故事,令我痴迷。我和妹妹一有空闲,就打开录音机听歌曲,并且凭记忆去记歌词,或者记录在本子上,反复听,反复记,于是一首完整的歌曲,就本子上出现。后来,无论我们在哪儿,只要听到这个旋律,就会随口一字不落地唱出来,很多同学都说我的记忆力真好,其实都是听的时候记在本子上的效果,《走过咖啡屋》也是那个歌词本子最前面的展现。

如今偶尔去咖啡馆,坐在一个角落,悠然地喝着咖啡,阳光透过窗帘洒在木桌上,再次听到这首经典的《走过咖啡屋》,和着空气中飘着的咖啡香气,就会让我想起往日的记忆,唤起对往昔的怀念。这首歌曲,不仅仅是时间的见证,更是情感的寄托。其实生活就如同咖啡馆里的那一杯咖

啡,各有各的滋味。在这喧嚣而忙碌的社会中,我们常常需要一处避风港,让自己停下来,享受片刻宁静,回忆最美且伤感的往昔。这不仅仅是一首歌曲,更像一个久远的梦,让我们在现实和梦幻之间徘徊,也让我们珍惜生活中每一次相遇。“我又走过这间咖啡屋,忍不住慢下了脚步,屋里再也不见你和我,美丽的往事已模糊。”这些句子,就像当年青春的恋情、美好的回忆一样。每次听到,都觉得和老朋友相遇一样,彼此诉说着相思之苦,却带着亲切和共鸣。

无论是音乐爱好者,还是喜欢怀旧的人们,都能在《走过咖啡屋》这首经典老歌中找回失落已久的那份热情与温情。“世间已无千百惠,天堂回荡咖啡屋。”再见,一代人记忆中的咖啡屋。

夏季“豪”说

■林诗棋

在《红楼梦》里,宝玉初见黛玉,先问道:“妹妹可曾读书?”“尊名是哪两个字?”待听闻黛玉无表字,便依着她那“似蹙非蹙冒烟眉”,赠了“颀颀”二字。如今的我在深深领略了夏天浓烈的脾性后,决意为它取个表字——“豪”。

夏天的阳光最是“豪”。那光线带着股蓬勃的性子,炽烈得满是豪气,爽朗地泼洒下来,堪称一场盛大的“馈赠”。姑娘们在这位“豪哥”面前都成了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的淑女;猫掌刚触到柏油路,便收起野性,尾巴一翘地跳进树荫里;知了趴在树梢上,调好节拍,一遍遍地拉着只属于它的调子。路边的汽车车顶都被晒得泛出光,像琥珀般。夏天的阳光最是光明磊落,“豪”气地挥洒得角角落落都亮堂堂的。

夏天的风也带着“豪”性。白日里要么敛声屏气,纹丝不动,要么兴起时便刮得酣畅淋漓,像踩着风火轮的少年,急匆匆穿过高楼大厦,摇弯草木。偶有塑料袋飘落,竟在天上翻卷飘飞,活像仙女穿着纱裙,伴着悠扬的琴声曼舞,这时候连人的想象力也插上了翅膀,变得“豪”起来。

夏天的雨更是“豪”得干脆。它从不像春雨那般润物细无声地缠绵。夏雨的到来从无征兆,先突然滚过几声闷雷,像巨人在云层后擂鼓,不等你寻好避雨处,豆大的雨点儿已“噼噼啪啪”洒下来,给大地一场彻底的洗礼。一转眼雨过天晴,天空常挂出一道彩虹,红橙黄绿青蓝紫,横跨天际,把刚被洗过的树叶、草地衬得格外鲜亮,空气里满是泥土与青草的清新。还有那朝霞与晚霞,红得似火烧连天,美得让人惊叹,美得“豪”。

夏天的生机,也透着股“豪”劲儿。植物在一年中长得最是豪迈,榕树枝叶层层叠叠,像把织得密不透风的绿巨伞,浓绿得像块温润的宝玉。田埂上的野草疯长着,茎秆往高里蹿,叶片往四面舒展,藤蔓缠缠绕绕地爬上龙眼树的顶端。这般浓绿衬得田野里一派热烈,那金灿灿的谷穗沉甸甸的,压弯了腰身,黄澄澄的玉米鼓着饱满的颗粒,一个个又肥又壮的槟榔芋争先恐后地展示着丰收的模样。丝瓜、南瓜、茄子更是大方地捧出它们的果实,毫不遮掩这片土地的慷慨与“豪”气。

农人们的感情,在夏日里也变得格外浓烈,尤其是傍晚时分。日头刚沉下西山,农家埕前便热闹起来。他们在埕前拿着饭碗,你尝一下我家的菜,我品一下你家的肉,抿几口烈酒,高谈着夏的收获与秋的丰盛,笑声混着晚风,热辣辣地在空气里荡开。夏天的一切,都裹着股豪迈劲儿。这“豪”字,当真是夏天再贴切不过的表字了。



(视觉中国)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